

寄給自己的明信片

從小到大，我們遭遇許多的人、事、物。

不管是美好的或痛苦的，

這些經驗都轉換成了記憶，

而記憶在成億上兆的記憶中慢慢淹沒。

也許現在的心靈狀態，

讓我們無法記得所有細節，

甚至壓抑・抹滅。

但我們的身體絕對不會忘記！

記憶就像編上記號般，

安安靜靜地沈睡於腦海裡，

只待一個暗號，

一種氣味，

一個氛圍，

一個動作，

一段對話…

記憶就像錄像裝置般被喚醒了！

有時記憶瞬間蹦跳出得令人驚訝到無法承受！

那種流轉出的記憶情緒，

與現在的情緒交錯混合，

形成一種無以名狀的新記憶 的 大量流出

我們無法迴避！

就像無法預測臨面走來的人，

身上噴著曾經那麼親近的人，現在死不往來的前愛人的古龍水。

無法預測！

曾是那時定位為火辣前衛的高中同學，

抱著小孩素顏擦身而過。

無法預測！

站在提款機面前的我，

眼前竟出現那天似難民般地在倫敦街頭排隊拿法簽時天空的清晨雲彩。

無法預測！

正在異國街頭的我，

突然想起小學的最後一個夏天，為吃到那時心目中覺得最棒的冰，而和同學約好騎著單車在豔陽下拼命騎了不知幾個上坡才到達的冰店。那時吃到的冰，在現在看來或許覺得好笑，但那種滿足的感覺是任何異國名牌冰淇淋無法比擬的！

漂流於各城市對我而言，就像吟頌詩篇或閱讀一本小說。

城市如同縮小版的人類世界，是一個充滿高度情感、記憶與驚奇的環境，她融和了富裕與貧窮；哀傷與快樂；熱情與冷漠；分離與相聚；混亂與秩序；憤怒與理智……。

所以我開始書寫，

運用影像書寫漂流於各城市的莫名感動；

開始收集，

漂流於各城市的感動證據：

與羅浮宮地板交織出的對話，

在 High Street 上與流浪歌手心靈對話一小時，

突然出現在街上旋轉木馬的短暫童年，

27 秒間流逝的雲彩，

享受明媚陽光的義大利阿嬤內褲。

旅行像做夢一樣，有著不可預知的情況，這也許代表著另一種自由，因為人在現實生活中多少都受到許多的限制，唯有透過旅行與做夢，才能讓人暫時脫離現實生活的拘束。

一邊漂流一邊審視自己的生活方式，

再與

深陷文字與影像碎片中的感動與記憶比對，

一直不斷不斷地對著自己耳語，

一直不斷不斷地書寫。

我將書寫郵寄給我自己，

所有的感動，

所有的自言自語的記憶，

所有的書寫再書寫。

查拉曾在《藝術手冊》(Cahiers d'Art) 中提及：一張自報紙剪下之片斷而加入素描及繪畫中，是對世界性的可理解的事物之確切的具體化，也是每日真實事物之片段與這精神所創造的另一真實事物所產生的關連性。

而郵寄給我自己的明信片，

則是我漂流於世界之精神片段確切的具體化，

城市與夢境影像的拼貼、並置、融合與粹取

這些片段

在童年就建立的秘密花園中，

不斷地記載下去！

即使一切都人事全非，

但記憶與感動卻

永遠鮮紅如少女嘴唇，

明艷如梵谷向日葵，

湛藍如藍色珊瑚礁！

生命本是一種時間的旅行，也希望各位都能看到自己不同的內心風景！

